

太監泪

● 封泉生 著



I247.5
988
3

太監

封泉生 著

中國文聯出版社

太 监 泪

封泉生 著

作协山西分会编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2插页 116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000册

*

ISBN 7-5059-0331-4

I·208 定价：1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该书共结集作者的四个中篇小说。其中,《太监泪》揭示了宫廷内一位太监在爱情生活上的悲惨遭遇;《秦桧曾孙之死》抨击了当朝奸臣以血统论人的鬼魅魍魉;《紫禁城之变》生动地再现了公元一八一三年震惊全国的“紫禁城之变”;《风流乞丐》描绘了一位女乞丐“盖八县”为救朋友,反遭陷害的不幸经历。

四个中篇,朝代有别,内容各异,但动人心弦的故事,引人入胜的情节却是共同的。

目 录

太监泪.....	1
火漫紫禁城.....	50
秦桧曾孙之死.....	84
风流乞丐.....	112

太 监 泪

引 子

“叭！”

公元1925年除夕，沧河县城里的头一声爆竹响过，容不得人们辨清东南西北，满城遍野已经被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淹没了。“地老鼠”满街打滚，“二踢脚”腾空而起，“九丈九”直上云霄，“五百鞭”连珠开花……大街小巷烟雾弥漫，千家万户纸屑纷飞，富豪商贾贪婪地抢夺“财神”，庶民百姓虔诚地祈求吉祥。

唯独城西一家，两扇朱红大门关闭得严丝合缝，院内十几间房屋如同死一般沉寂。这所宅院的主人复姓欧阳，单名贵，现任沧河县警察局长。欧阳局长年近花甲，娶有四房妻妾，家底殷实，有权有势。令其烦恼的是，他的独生子在半月前突患重病，至今卧床不起，生命危在旦夕。为医治好公子的病，欧阳局长请遍了远近的名医，化费了上千块光洋，均是徒劳，不见丝毫成效。

院墙外爆竹喧天，人声鼎沸；客厅里欧阳局长心似火焚，如坐针毡。

一位管家进来禀报：“老爷，大门外有一游方僧人求见。”

“滚他娘的蛋！”欧阳局长头也不抬地厉声喝道。

管家又向前凑了几步，轻声细气地说：“老爷，这位僧人自称广有灵丹妙方，能根除不治之症。”

“嗯？”欧阳局长精神为之一振，缓缓抬起头来。

片时，管家领进来一位僧人。

只见那僧人生得中等个头，身披一件土黄色袈裟，斜背一个青市布包裹，手捻佛珠，脚蹬麻鞋，面容清癯，目光如炬，额头、眼角已布下几道绉纹，棱角分明的唇边却没有一根胡须。乍一看去，很难判断他的准确年庚。

欧阳局长救子心切，急忙从太师椅上站立起来，双手抱拳朝僧人一拱：“请教师父，在何方寺庙住持？”

“贫僧在五羊山开华寺侍奉香火。”僧人举止庄重、大方，谈吐却轻声、细气，给人以迷惑和不协调的印象。

欧阳局长满腹忧虑，哪顾得上察颜观色，急切地说：“欣闻师父医道超群，眼下老朽犬子染病在床，屡治不愈，如蒙师父赐于回春妙方，定有重金酬谢。”

僧人听罢，道：“贫僧正是为此事而来，快快领我去见过公子。”

却说这后院有一幢造型高雅的小楼，梁柱朱红华表，门窗雕龙绣凤。欧阳局长、僧人、管家一行，上得楼来，便见几个仆人正围在一个病榻前，忙忙碌碌。

僧人走近病榻前，摸住欧阳公子的脉搏，但见那瘫在榻上的公子面色苍白，两眼呆滞，口中气喘吁吁，浑身虚汗淋漓……

“请教师父，我儿此病你可有办法根治？”欧阳局长在一旁看僧人诊脉，急不可耐地问。

僧人放下欧阳公子的手腕，沉吟片刻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欧阳局长喜形于色，对身边的管家吩咐道：“快去取二十块光洋，敬请师父笑纳。来日公子康复，再重重奖赏。”

“慢。”僧人一手拦住管家，说道：“我们空门之人，岂能贪图钱财，游方行医乃为普济众生。贫僧依据早年临榻经验，凭借师传秘方，有十分把握叫贵公子回春转阳。但是，事先却有一事相求？”

“师父有事不必客套，尽管直说。本局长只要力所能及，在所不辞！”

“局长大人如此痛快，贫僧斗胆直言，恳求大人高抬贵手，从本县大牢中释放一名囚犯。”

“囚犯？姓甚名谁？”欧阳局长一惊。

僧人没有马上回答，只是把一双灼灼有神的眼睛眯缝起来，手捻着几颗佛珠，用超乎寻常的口气，从牙缝间迸出了两个字：

“柳——翠！”

四月十七，是沧河县一年一度的东关庙会。

光绪三十一年东关庙会，热闹非凡。一条狭长的五里长街，买卖铺面张灯结彩、磨肩接踵，大棚小摊鳞次栉比。特地从京、津一带赶来的大商号，摆出五光十色的“洋”货，令人目不暇接、惊诧不已。由附近乡村蜂拥而来的小贩们，就地摊开花样繁多、货真价实的土产、山货，招来了众多的主顾。然而，街里那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除了衣冠楚楚

的老爷、公子和浓装艳抹的夫人、小姐之外，更多的则是一些闯荡江湖，兜售狗皮膏药的艺人、走街串巷、卜算生辰八字先生、卖唱的歌女、乞讨的花子……五花八门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有。

若论人群最拥挤的地方，恐怕要数东城门外了。因为在城门外两侧的空场子上，临时搭起了两个露天大戏台，一边是誉满关里的名角“九岁红”主演《孟姜女万里寻夫》，一边是大名鼎鼎的艺伶“七龄童”领衔《薛仁贵衣锦还乡》。两台对唱，互不相让，锣鼓点有板有眼、铿锵带劲，喝彩声如雷贯耳、此起彼伏。

离看戏的人群不远，还有一座简易赌棚。赌棚外面是用芦席搭的，里边地下铺的也是几张土芦席，地中央摊着宝盘、宝案，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铜宝盒。一位年长的宝官，背朝南，脸向北，正襟危坐，面部仿佛一尊木雕。他一只手里提着一只小巧玲珑的“旱蛤蟆”（赌具，象骨做的，宝官用来记数，有噙在嘴里的，有捏在手心的，故分“水”、“旱”两种）。宝盘、宝盒的四周，还围有四条长长的宝案，坐着七、八个装束不一的陪注人，帮助宝官招呼赌友，清点银钱。站在陪注人背后者，则是形形色色的押宝人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一双双瞪得核桃般大小的眼睛，射着贪婪、奢望的目光，一只只青筋突暴的大手攥得嘎吱吱作响。

“单川！”

“黑拐！”

“双川！”

“红拐！”

……随着一声声近乎发狂的呼喊，白花花的银元、明晃

晃的铜币，堆在了宝盘上。然而，宝盒一揭，大多数银钱还是落进了庄家的腰包。

宝官慢条斯理地吆喝着几个机械的数字，或输或赢，脸上均冷若冰霜，但内心深处，却为自己与同伙捣鬼有术，配合默契而暗自庆幸。

时至正午，人群中挤进来一个三、四十岁的中年汉子，他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，大大咧咧地问道：“请教诸位，这宝盘上是不是押啥赌啥？”

宝官一怔，举目望去，原来是沧河县南关的泼赖欧阳贵，心中正在掂量着欧阳贵问话的意思，旁边宝案上坐着的一位陪注人早已搭上了话茬：“押啥赌啥，不赔不欠。当场兑现，铁面无私。”

“好。今日我打彩碰碰运气。”欧阳贵阴阳怪气地说着，把一只脚蹬在了宝案上，麻利地挽起裤腿，又象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，在自己衣服上抹了一抹。

在场的人正惊诧不已，面面相觑，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只听得欧阳贵“嘿！”地一声，从自己的小腿肚子上割下一条肉，顺手往宝盘上一扔：

“我押红拐！”

这一来，赌棚里所有的人，包括押宝的、陪注的、看热闹的，就连久经赌场的宝官也目瞪口呆。

这哪里是押宝赌钱，分明是要横讹诈嘛。

“快！揭宝盒！”

“报数！”

“揭宝！”

.....

此时此刻，观看的人越来越多，围得水泄不通。胆子小点的看傻了眼，胆子大点的跟着咋咋唬唬、喝五吆六。

“宝官！怎么不报数？怎么不揭宝？”

欧阳贵不顾腿肚子上血流如注，瞪着发红的双眼，咬着牙根吼叫。

在一片哄闹声中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宝官两眼痴呆呆地望着宝盘上那条淌着鲜血的红肉，冷不丁地喝了声“三——”

喝声刚落，宝官的脸色便开始发白、发青。周围几个陪注人，还有常来赌场的老油子们，已经从宝官那副异常的脸色中觉察出大事不妙了。按押宝的规矩，宝官在揭开宝盒之前，嘴里吆喝的数字，必须与宝盒里的数字相符。否则，无论押宝人把赌注押在了什么位置上，均为获胜。按说，一般的宝官都是生性奸猾，久经世故，再加上有手里的“旱蛤蟆”帮助计数，不会出什么差错。然而，这次连宝官自己也万万没有料到，刚才一时心里发慌，竟报错了数字。

言出似箭，驷马难追。

一只颤巍巍的手揭开了宝盒盖，几乎在场所有的人都疾呼出口：“二——”

“中了！押中了！”

“押啥赌啥，当场兑现！”

“不赊不欠，铁面无私！”

几个押宝人磨拳擦掌，唾液四溅，想借机发泄一下自己输了银钱的私愤。

几个看热闹的好事者，幸灾乐祸地跟着起哄。

宝官此时的脸色已经变得死灰一样难看，几个陪注人在

浑身发抖。按赌场规矩，他们当中将有人割下自己腿上的肉来偿还赌债。

泼赖欧阳贵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，早已忘记了腿上伤口的疼痛。他把手中的杀猪刀往宝案上一戳，发疯似地吼道：“快！拿肉来！”

欧阳贵吼声未落，早有几个输光了银钱的赌徒，帮腔作势，一哄而上。

“啊——杀人啦！”

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，赌棚里顿时大乱，你推我搡，拳打脚踢。宝官怀抱着盛银钱的匣子想溜之大吉，早被人推了趔，银元、铜钱撒了一地，抢钱的、起哄的、叫喊的、骂街的乱成了一锅粥。

赌棚里一乱不要紧，戏台子四周，看戏的人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的以为是来了抢劫的响马，有的以为是发生了兵乱，人们叫着、喊着、哭着、吵着，一窝蜂似地往城门里跑。当时城门楼上守卫的士兵，也弄不清究竟怎么回事，怕城里也跟着发生意外，便赶紧关闭了城门。

于是，两个戏台挤塌了一对，跌跌撞撞的人群全都涌进了那条唯一的东关大街。

这里，单表一位小姐，姓柳名翠，年方一十五岁，母亲早年去世，由乳娘一手带大。这天，柳翠正与乳娘在台下看戏，没料被赌棚里涌出来的人群一挤，可怜娘俩个都是身单力薄，相互间死命地拽扯着，随着人的激流裹着、卷着。刚刚漂流到东关大街街口，还没进到街里，乳娘年迈，力不能支，跌倒在地，只听一声惨叫：“柳翠——”

柳翠见乳娘被十几只脚踩在地上，急忙伸手去扶，可是

怎奈何那人流如水，迅猛异常，一下子就把她冲出几丈开外。她回过头来，朝着乳娘跌倒的方向，死命地哭着、唤着。但此时的东关五里长街，已经是一片哭喊声，嘈杂声，铺面砸了，货架塌了，人们都渴求生路，东碰西撞，相形之下，她那嘶哑，微弱的嗓音犹如几滴水落进了翻滚、咆哮着的江河。

渐渐地，柳翠也精疲力尽了。她不嚷了，不哭了，不挣扎了，索性听天由命，将两只眼睛一合……

二

“翠姐！”

谁在耳边呼唤？声音这么熟悉，又这么急切。

是梦幻吗？是错觉吗？柳翠那惊厥、杂乱的大脑尚未理出头绪，一双朦朦胧胧、冒着金星的眸子还没定下神来，她的一只手已经被另一个人的手牢牢地捉住了。

一个瘦骨嶙峋、带几分稚气、又精神饱满的少年男子刚用力地挤过来，身子也紧紧地与柳翠靠在了一起。

“小五？！”柳翠呆呆地怔了怔，悲喜交加地，拖着哭腔说道：“我乳娘她……”

那个名叫小五的少年，仿佛根本听不进柳翠的话，把头猛地一甩，咬着干裂的嘴唇，瞪着鹰样的眼珠，用力拽着柳翠的胳膊，在骚乱、膨胀、发狂的人群中揉着、推着、窜着。

“翠姐！把那只手护在胸前……”

“翠姐！把身子侧一侧……”

“翠姐！托住我的肩膀，把脚抬起来……”

小五机警、灵活，犹如一只小泥鳅，沉着、勇猛，俨然一个大男子汉。他不住地吆喝着，指拨着柳翠，两个人时而从人们的身子下面钻出去，时而又被拥挤的人流抬起来……

有小五在身边，柳翠心里踏实了些，精神振作起来，尽管一路跌跌撞撞、被人踩、被人操，毕竟快要出西街口了。人流开始松缓，道路逐渐宽敞，她那根绷紧的心弦也开始松弛，急促的喘息略微平缓。她感到疲惫不堪的身子象是散了骨架，有好几处皮肉开始隐隐作痛，几乎所有的部位都在发酸、发麻。她想歇一歇，那怕是靠在一棵树干上喘口气。

当她刚把小五往路边拖了一拖，张开的嘴巴还没有吐出一个字，忽然双脚蹬空：“啊——”

小五慌忙伸手想拖住柳翠，没料脚下也跟着一闪……

小五祖贯何方？仅有老天晓得。

沧河县城里的人只知道他在刚换下开裆裤的时候便当上了“致和洪”草药铺的伙计。他举目无亲，孤苦零丁，大概是幼时缺奶、先天不足，个头长得又瘦又矮，象个干巴猴。也许是整天泡在药材堆里产生了神奇的免疫力，他长到这么大年纪尚未尝过头痛脑热的滋味。

柳翠家与“致和洪”药铺门对门，柳翠的父亲又是一个长年患病的“药罐子”。药铺的掌柜喜欢病人，尤其是喜欢以药当饭的老病号。为拉拢主顾，掌柜常常差小五将配现成的草药给柳家送去。常来常往，小五便和柳翠熟识了。

因为小五和柳翠都是很早就失去母爱，更为巧合的是，两人竟是同年、同月、同日而生。只不过柳翠比小五早降临

在人间半个时辰而已。所以，只要稍有机会，两个人就喜欢在一块儿嬉耍。

早春，在天井里，为了一只断了线的风筝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失声哭泣……

盛夏，杂草地上，捕获住几只五彩缤纷的蝴蝶，他们一路雀跃，欢笑不止……

仲秋，葡萄架下，两对纯真的眼睛凝视着一串串晶莹的果实，冲掉多少烦恼……

隆冬，大院门前，四只冻得通红的小手拍打着一个乔装的雪人，唤起无限遐思……

相交，相怜，相近，相欢——

让蓝天上的风筝妒忌；

让草地上的粉蝶羡慕；

诚挚、纯朴、无猜、无忌——

如葡萄似的甜蜜；

似冰雪一般洁白。

伴着他们的友谊日益加深，他们的年龄也在逐渐递增。大约从去年开始，也就是两个人刚满十四岁的时候，彼此开始疏远了。

因为一个是满族后裔，一个是汉族子孙，民族不同。

因为一个是官吏家的小姐，一个是草药铺的伙计，地位悬殊。

他们疏远了。

小五违心地推辞、躲避着去柳家的差事。柳翠忧郁、惆怅地侍立在冷静的闺房。他们畏惧传统的鄙视，冷酷的目光，畏惧世俗的流言、蜚语……

他们疏远了。

再想重新靠拢已经不是那么轻而易举。他们中间横着一道鸿沟，一道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无底深渊；他们面前竖起一堵高墙，一堵穿不透、推不倒的铜墙铁壁……

然而，此时此刻，他们竟靠得这样近。

小五嗅到一股幽幽的、香喷喷的脂粉气，一股少女特有的清新、盈人的气味。他的脸颊还明显地感触到一股股急促、呼喘的热浪隐隐袭来。

柳翠早已陶醉在一阵阵熟悉、沁入肺腑的草药香味中。她的胳膊轻轻一挪，便触到了另一个人的胳膊，透过那只衣袖上撕烂的破洞，她敏感地觉察出对方微热的体温。

小五和柳翠脉脉相望，默默无言。他们正无可奈何地坐在一口枯井的深处。

这口枯井宽约三围，高有五丈，四壁长满了毛茸茸的青苔，井底无水，荒草丛生，还乱扔着一堆破旧、发霉的杂物。应该感谢这些荒草、杂物，使他俩从几丈高的地面坠下，除皮肉擦伤之外，身子骨安然无恙。他俩曾试图着爬上去，可是光滑如洗的四壁找不到一处脚蹬、手攀的地方。他俩也曾拼命地呼救，可井太深了，井口又小，加之地面上一片混乱，有谁能理会呢。

井口，先前有一块圆圆的白光，渐渐地由白变得发灰、发青，尔后竟成了一团漆黑。

起初，他俩大睁着双眼，瞅那井口的亮光，天黑下来时，便只能竖起耳朵倾听上面那嘈杂、喧嚣的声响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井口上面开始宁静了。

片时，又泻下一缕惨淡、乳白色的光线。这是月亮的恩赐。

“小五，你说，会有人来救我们上去吗？”柳翠喃喃地问。

“嗯。”小五疲乏地闭上双眼，象个大人似的，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。

“小五……你睡着了？”

“唔……没有。”

“你骗人，我刚才明明是听见你打了一声呼噜。”柳翠心里骇怕，用脚撒娇似地蹬着小五：“你不能睡，陪我说话。”

“唔……说话。”小五嘴巴里吱唔着，上下眼皮却不由自主地打着架。

“小五，咱们有两个多月没见面了，你想我吗？”

“唔……想……不想……”

“又想，又不想，什么话？”

“想和不想一个样，反正你又飞不了。”

“飞？”

柳翠心头蓦地感到一阵忧郁、黯然，木呆呆地抬起头，望着井口那缕朦胧、惨淡的月光，喃喃地说：“假如，我真要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呢？”

“唔……你胆子小，一人不敢去。”小五嘴里嘟哝着，身子一歪，竟倦卧着呼呼入睡了。

“不！小五，别睡着，我告诉你一件事。”柳翠双手扳住小五的肩头，晃着。她此时害怕的不仅仅是黑夜，更害怕的是孤寂。